

新民晚报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无数个寒暑假,我是少年,从诸暨来,瘦骨嶙峋,出没在杨浦区龙江路75弄。

所有的风恣意而激荡,新鲜甚至充满黄浦江的腥味,并且吹起我十来年岁干燥发痒的头发。我愿意四处游荡在附近的六大块和八大块,沪东

杨浦龙江路75弄

工人文化宫……我的身体充满着使不完的劲,我的眼睛像侦察兵一样观察着四面八方。我去过摆渡的江边,去怀德路和许昌路闲逛,我简直无聊透顶。每一个夏天睡不着的夜晚,我偷偷起床,开门,手拿着一根短棍,沿着28路的主向,从许昌路站向提篮桥站出发。短棍划拉着高大围墙的墙体,发出突突的声音。路灯光照着蝴蝶牌缝纫机、飞跃牌电视机、凤凰牌自行车的巨大广告牌……

这是一个睡不着的少年,十分热爱着上海的气息,也热爱着狭长如裤带的弄堂。

龙江路75弄简陋粗鄙得像棚户区。我外婆家的门牌是12号,我十分后悔,老房拆迁的时候没有把这块门牌号作为纪念收藏起来。弄堂里住着扬州人、绍兴人、南通人和宁波人。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,操着各不相同的口音。在弄堂的东边,有一个痴呆的小伙子,粗壮有力,一年四季全身赤裸,拿一年四季呆滞的眼睛看人。后来他失踪了。他是被谁带走的?还是自己把自己弄丢的?弄堂西边的第一间,住着一个脸上全是小坑洼的年轻人,也许那是青春痘留下的疤痕。我经常看到他站在小方桌边,神情忧伤地拉小提琴。他一个人生活,没人知道他的家境,只知道有一天他从外地来到弄堂,打开了这扇门,走进了积满灰尘的房子。据说这是他孤身一人的姑妈留给他的房子。还有我外婆家的隔壁,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,她的父亲鼻子上有颗黑痣,所以我们叫他“黑鼻子”。“黑鼻子”对人友善,但是对女儿管教很严,不允许漂亮的她去参加厂里的文艺晚会。后来“黑鼻子”车祸死了,我们谁也没想到,他的身份

竟然是一名便衣警察。75弄最美好的记忆,都属于我。我去公共自来水龙头淘米和接水,我戴上红袖章,替外婆执勤,傍晚的时候敲响铃铛,穿行在弄堂,吆喝着“关好门

海飞

窗,小心火烛”。在让自己显得十分忙碌这件事上,我十分卖力。

舅舅龚金喜,上海自行车三厂年轻的热处理车间工人,他订了《新民晚报》,那时候这份报纸瘦弱而单薄,一共六个版面。我能看到同样年轻的女邮递员送报纸的时候,推着自行车一路向前,脚步匆忙,十分麻利地把每户的报纸从报袋抽出,像飞镖一样扔向门板。报纸会顺着门板滑落,像一个惊慌的孩子。最后报纸到了我手上,我会急切地翻开,寻找副刊“夜光杯”……在弄堂里,我认识了对门7号的一对姐弟,他们的爷爷是绍兴人,不爱说话。他们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,母亲是一家商店的营业员,在我的印象中,他们家干净而整洁。我还认识了15号的女孩,她们家来自南通,她叫我垃圾瘪三,可能是因为我来自诸暨乡下。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……少年的时光飞快得像一道光线。当我十七岁的时候,当兵去了南通。探亲的时候,我带着我的战友他们晃荡进了这条弄堂,这时候发现,这条弄堂,如此狭长瘦小,装不下我摇晃的青春。

而弄堂附近,有一座新沪钢铁厂,产生巨大的粉尘和噪声,我只能望见高高的厂房,我在想厂房里,藏着多少的秘密。我一直想要寻找这些秘密。后来我写下的小说《秋风渡》,女主人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在新沪钢铁厂工作。六大块菜场,被我写在了小说和电视剧《麻雀》中,那是一个地下党员接头的地点。我回忆着龙江路75弄的一切,并且写下了无数的散文。

2020年的某一天,我参加上海书展,心血来潮,出现在这块早就拆迁了的地方。现在高楼林立,但我能看见许多影子。比如以前龙江路的派出所,现在是社区办公室。我绕到了龙江路后面的扬州路,那儿的弄堂,保持着30多年前的模样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告诉我,这一大片的弄堂,暂时拆不了……他加重了语气说,我一直在等待着拆迁的这一天。

因为等待,生命变得绵长而且更有意义。那我们又再在等待什么?

我站在路口,看到了曾经的一座录像厅。那儿深埋着我少年的行踪。阳光刺眼,龙江路像一场若隐若现的白天的梦,或者说浮在我记忆中的海市蜃楼,依稀清晰,又万千感慨。



初冬秋模样

(插画) 郝丽萍

1988年我25岁,第一次受邀参加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协在烟台芝罘湾召开的一个全国范围儿童文学会议。参加会议的许多儿童文学前辈,如今都已离开了人世,如陈伯吹、田地、浦漫汀、任大霖、任大星、樊发稼、郑马、康志强(严文井夫人)等。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陈伯吹先生,这也是陈老在世时,我见到他的唯一一次机缘。当时他已是耄耋之年,大家都尊称他“陈伯老”。他穿着一套浅灰色中山装,清清爽爽的,扣子系得一丝不苟。清瘦单薄的身材,满头银丝,说话的声音很小、很柔和。

大概是因为与会人员中,陈伯老年岁最高,我的年龄最小吧,所以会议期间,去蓬莱阁、刘公岛等名胜古迹游览时,搀扶陈伯老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、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位老前辈的机会。陈伯老精神矍铄,其实根本不用我搀扶,只有在攀登较高的石阶时,我才会手臂挽手臂地搀扶他一会儿。他的身体是那么轻小单薄,就像一个小孩子。我搀扶着他一起登上了刘公岛、丹崖山和蓬莱阁,还在一块写着“道德神仙”的著名匾额下合影留念。

坐在路边休息时,我好奇地问道:“陈伯老,您的名字很特别呀,这里面有什么特殊含义吗?”陈伯老微笑着说:“呵呵,我几乎大半生都在向朋友们解释这个问题。”然后仔细给我解释了他名字的来龙去脉。他原来的学名叫“汝坝”,后来念私塾时,先生为他改名为“伯吹”,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何人斯》:“伯氏吹坝,仲氏吹篪。”伯

温暖的回忆

徐鲁 四首小诗。曙光以《儿童诗四首》为题,发表在《天津日报》副刊“文艺”上。这四首小诗由《儿童文学选刊》选载后,又荣幸地获得第15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。这是我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。

十年后,2006年,应上海《少年文艺》邀约,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《默默无声的点灯



前些天去访问书法篆刻家陆康先生,得知他生活非常有规律:每天早饭后八点多到工作室,整理祖父陆澹安遗留的资料,创作书法和篆刻,一直到下午四点多。中午吃点东西,稍微休息,但并不午睡,白天的有效工作时间超过六小时。尽管偶尔外出应酬,但总体保持一种劳作的状态。我听了之后觉得又惊讶又佩服。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,把精力投入艺术和学术的创作之中,这样自律而简约的状态真是令人向往,可以说是过着理想的生活。

陆澹安是南社名士、学问大家,他去世后留下大量手稿资料。陆康早年跟随祖父学习古文辞与书法,旅居澳门二十年后回归上海,担负起整理祖父遗稿的重任,陆续出版《说部卮言》《戏曲词语汇释》《小说词语汇释》《澹安日记》《澹安藏札》《庄子未议》《恨不相逢未嫁时——弹词开篇选》等一批著作,嘉惠学林。今年新出版《陆澹安楷书字义入门》,呈现陆澹安早年课徒稿,兼具欣赏与示范价值。陆康把祖父的各种手稿装裱起来,分别释读并题字,让原本杂乱陈旧的资料条理清晰,可赏可读。陆康乐此不疲,小而言之发掘家族遗存,不致湮灭,大而言之是延展前辈学问,造福后人。我看到陆康先生过手的一部部册页,都是心力的积累,感佩无尽,相信未来会用展览或出版等方式,为更多人所享用。

理想的生活

董少校 有学问和艺术上的创造作为根底,陆康的生活洒脱自在。今年6月,澳门基金会主办“陆康作品展”,是继2006年后陆康又一次在澳门举办个人大型书法篆刻展览,尽管他没去现场,依然嘉宾云集,多家媒体作专题报道,显示出陆康艺术在澳门享有的声望。展览结束后,陆康将两件作品捐赠基金会,其他作品则分送当地朋友,答谢他们的支持。豁达潇洒,一至于此。近期,陆

康年轻时即打下扎实的书法功底,1979年曾参加“艺林春草书法展览”。旅居澳门期间,他尽管从事过多种职业,始终没有放弃对书法篆刻的追求。经过多年探索,他精通各种书体,尤以体势扁平、富有装饰意味的隶书为人们熟知,自成一家。难能可贵的是,陆康并没有躺在成熟书体的温床上睡大觉、吃老本,而是打破舒适区,探求书法的新面貌。他吸取古代简书中篆书向隶书过渡时那种灵动、率真的东西,为书法带来新气象。今年夏天举办的“心宽无处不桃源——夏日扇展”上,陆康一批隶书新作亮相,高挺而舒展的姿态、自由奔放的气息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。陆康说,变化的过程非常艰难,要每个字活泼又要整体上和谐统一,相当不易,探索中也有许多失败之作,但这个过程有许多收获,对书法的理解不断加深。陆康悠游艺术之境,创造出美的形象,也自得心灵安宁。

康为友人徐明松、毕立伟、庄芝岭的一个个展题写展标,为史依弘剧场题名,为胡建君画扇题字,为宝山寺书写对联……凡此种种,皆不取分文,成人之美,给予比索取更令人快乐,此中真情与金钱无涉,绵长醇厚,荡涤人间。

访问陆康归来,我心里涌起一种强烈的感受:理想的生活,是创造的生

活。陶行知曾说,处处是创造之地,天天是创造之时,人人是创造之人。艺术家创造新颖的作品,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发挥创造力,带给世界更多美好的可能。与创造的生活格格不入的,是汲汲名利,贪图享乐,耗费生命。读者诸君也调动起自己的潜力,沉下心来,加入到创造的行列中来吧!

静无尘

张勤龙 印,不是借印抒怀表达崇高,是刚巧一位朋友指定让我为其刻一方引首章。我用一天的时间,三易其稿,终于完成。一看印克,相当高兴。我觉得这方印蛮好。首先,内容好。“静无尘”是一种理想境界。古人追求,今人渴望。第二,形式

刻了一方印“静无尘”。这三个字出自元代许有壬的词《太常引·小斋潇洒颇宜贫》。全文如下:小斋潇洒颇宜贫。清有竹、静无尘。俗子不敲门。只风月烟霞是邻。古瓶清雅,寒梅疏瘦,昨雨忽纷纷。尚有一枝春。快报与南厅主人。

“静无尘”字面意思容易理解。小屋精致,绿化一流;地处偏僻,清静无尘。这里几乎处处有花香,四季静悄悄。“静无尘”表面写景,赞美大自然,也表达了作者的心情与心愿,向往内心清净;向往远离恶徒满街甚嚣上尘的现实社会。我刻“静无尘”这方

上个月中旬,女儿和女婿替我去了三十多年前住过的旧居浙兴里。不为怀旧,专程告别:浙兴里要拆迁了!女儿转告说,刚进大弄堂,我的眼睛就湿了。是见了另作他用的小学堂?是见了斑驳离离的红砖墙?是见了家门前的一只只水龙头?还是原先阔大气派的弄堂竟变得如此逼仄狭小?“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弄堂了啊!浙兴里老了,是该跟她告别了。”

我特地嘱咐她要走进我们的原住房看看,看看那间我们曾住过三十几年,而与我调房后的先生又住了三十多年的客堂间!我今年曾写过一篇《调房》,与于先生全家重续了友谊。女儿动情地转述道,《调房》里当年那个读五年级的小姑娘,后来传奇般成为她班上的大学生,一见多年未晤面的老师,即刻跑上前相拥而泣,满屋里是带泪的笑声!

人家调房,像以物易物,中意后交割完毕,然后“银货两讫”,再无交往。而我们两家断断续续往来了三十多年。同一间屋的两家房主,把手言欢,指点、观看,拍摄下屋里屋外旧有的、新添的设施。说不尽流逝的岁月情,道不完旧屋的新变化。

告别,看似容易,实则艰难,难忘一波几折的调房经历,难忘这间老屋曾赠予的种种快乐与磨难,更难以割舍因拆迁而消失的生活印痕……生活里,有告别就有遇见。

上个月,我在晚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《扫码》,写的是我周围好几个摊点主人在疫情艰难时期,殷勤地服务大众,努力地讨生活,坚信艰难终究会过去,未来一定更美好。不想这篇文章在小菜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送去的一张报纸,摊主们竞相传看,笑着,纷纷说,有人写我们了,我们小百姓也上报了!

报纸传到了菜场场长手里,他让相熟的摊主转告深深的谢意。更想不到的是,这张赞美摊主的报纸,最后被菜市场信息员带到公司里去了。那天我又去买菜,摊主们说得最多的是,自己做得还不够,并嘱咐我,“今后再写写我们哦!”这就是我的遇见。遇见了可爱的人,遇见了可喜的事!

康为友人徐明松、毕立伟、庄芝岭的一个个展题写展标,为史依弘剧场题名,为胡建君画扇题字,为宝山寺书写对联……凡此种种,皆不取分文,成人之美,给予比索取更令人快乐,此中真情与金钱无涉,绵长醇厚,荡涤人间。

巧一位朋友指定让我为其刻一方引首章。我用一天的时间,三易其稿,终于完成。一看印克,相当高兴。我觉得这方印蛮好。首先,内容好。“静无尘”是一种理想境界。古人追求,今人渴望。第二,形式

告别与遇见

桑胜月

上个月中旬,女儿和女婿替我去了三十多年前住过的旧居浙兴里。不为怀旧,专程告别:浙兴里要拆迁了!女儿转告说,刚进大弄堂,我的眼睛就湿了。是见了另作他用的小学堂?是见了斑驳离离的红砖墙?是见了家门前的一只只水龙头?还是原先阔大气派的弄堂竟变得如此逼仄狭小?“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弄堂了啊!浙兴里老了,是该跟她告别了。”

我特地嘱咐她要走进我们的原住房看看,看看那间我们曾住过三十几年,而与我调房后的先生又住了三十多年的客堂间!我今年曾写过一篇《调房》,与于先生全家重续了友谊。女儿动情地转述道,《调房》里当年那个读五年级的小姑娘,后来传奇般成为她班上的大学生,一见多年未晤面的老师,即刻跑上前相拥而泣,满屋里是带泪的笑声!

人家调房,像以物易物,中意后交割完毕,然后“银货两讫”,再无交往。而我们两家断断续续往来了三十多年。同一间屋的两家房主,把手言欢,指点、观看,拍摄下屋里屋外旧有的、新添的设施。说不尽流逝的岁月情,道不完旧屋的新变化。

告别,看似容易,实则艰难,难忘一波几折的调房经历,难忘这间老屋曾赠予的种种快乐与磨难,更难以割舍因拆迁而消失的生活印痕……生活里,有告别就有遇见。

上个月,我在晚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《扫码》,写的是我周围好几个摊点主人在疫情艰难时期,殷勤地服务大众,努力地讨生活,坚信艰难终究会过去,未来一定更美好。不想这篇文章在小菜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送去的一张报纸,摊主们竞相传看,笑着,纷纷说,有人写我们了,我们小百姓也上报了!

康为友人徐明松、毕立伟、庄芝岭的一个个展题写展标,为史依弘剧场题名,为胡建君画扇题字,为宝山寺书写对联……凡此种种,皆不取分文,成人之美,给予比索取更令人快乐,此中真情与金钱无涉,绵长醇厚,荡涤人间。

巧一位朋友指定让我为其刻一方引首章。我用一天的时间,三易其稿,终于完成。一看印克,相当高兴。我觉得这方印蛮好。首先,内容好。“静无尘”是一种理想境界。古人追求,今人渴望。第二,形式



也挺好。三个字引首章,上下排成一行,像是造了一幢三层楼。“尘”是一层,“无”是一层,“静”又是一层,层层向上,高耸入云;而且一层有一层模样:“尘”字上有一个拱型,下有一个“土”字结构,使这幢三层楼的最底层美观又大方;高大又敞亮;基础结实,结构稳固。“静”字处于三楼,正好满足了“静”的要求。因为,三楼比二楼、二楼静呀。而“无”字处于中间,不但相对密度高,而且“无”刚巧有一个三横结构,我故意使其连接两边边框,这样,一方面对下没有太大的“压迫感”,另一方面,用三道屏障有效地阻断了底层“甚嚣尘上”。

一方印里有“尘”,一个社会里也难免有“尘”,但一个“无”字,三道屏障,让爱静的人静了下来,可谓障静之法。记得吴昌硕先生有一枚著名的印章——“我爱宁静”。今天,我刻“静无尘”,也赞美“静无尘”,并体悟到“闹中取静”的一般方法。

十日谈 明日请看《有一种温暖叫传承》。责编:刘芳